



DAVID
COPPERFIELD

大卫·科波菲尔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 著 林婉婷 译

[全二册]

下

世间善良的存在 能荡涤一切丑恶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大卫·科波菲尔

DAVID COPPERFIELD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 著 林婉婷 译

(全三册 ↓ 下册)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卫·科波菲尔:全2册/(英)查尔斯·狄更斯著;
林婉婷译.--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2019.3

ISBN 978-7-210-11098-9

I. ①大… II. ①查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近代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08217 号

大卫·科波菲尔

(英)查尔斯·狄更斯/著

责任编辑/冯雪松

出版发行/江西人民出版社

印刷/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次/2019年3月第1版

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本/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26.5

印数/1-7,000 字数/730千字

书号/ISBN 978-7-210-11098-9

定价/98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9—6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 021-64386496 调换。

目录

作者序	001
第1章 / 初到人世	002
第2章 / 察言观色	013
第3章 / 境遇改变	027
第4章 / 蒙受耻辱	042
第5章 / 逐出家门	060
第6章 / 交新朋友	077
第7章 / 第一学期	084
第8章 / 我的假期：特别是某个快乐的午后	101
第9章 / 难忘的生日	116
第10章 / 饱受冷落却获得生活费	127
第11章 / 自食其力，但不喜欢	146
第12章 / 不喜欢自立自强的生活，我下定决心逃跑	160
第13章 / 决心的续集	169
第14章 / 姨奶奶决定我的去留	187
第15章 / 新的开始	202

第 16 章 / 多方面来说，我都是崭新的男孩	211
第 17 章 / 不速之客	232
第 18 章 / 一次回顾	248
第 19 章 / 找寻自我，有新发现	255
第 20 章 / 史蒂福斯家	271
第 21 章 / 小艾蜜莉	280
第 22 章 / 旧景新人	299
第 23 章 / 证实迪克先生所言，并选定职业	321
第 24 章 / 初次烂醉	334
第 25 章 / 好坏天使	342
第 26 章 / 虏获我心	361
第 27 章 / 汤米·崔斗斯	375
第 28 章 / 麦考伯先生的战帖	384
第 29 章 / 再访史蒂福斯家	402
第 30 章 / 损失	411

第 31 章 / 更大的苦恼	419
第 32 章 / 漫长旅程的开始	428
第 33 章 / 幸福	446
第 34 章 / 姨奶奶让我吃惊	462
第 35 章 / 意气消沉	471
第 36 章 / 满腔热忱	491
第 37 章 / 一点冷水	506
第 38 章 / 关系破裂	514
第 39 章 / 威克菲尔德与希普	530
第 40 章 / 浪迹天涯的人	549
第 41 章 / 朵拉的姑姑	558
第 42 章 / 惹是生非	574
第 43 章 / 再次回顾	594
第 44 章 / 新婚生活	602
第 45 章 / 姨奶奶对迪克先生的预言应验	616

第 46 章 / 消息	631
第 47 章 / 玛莎	644
第 48 章 / 居家日常	654
第 49 章 / 卷入谜团	665
第 50 章 / 佩格蒂先生的美梦成真	676
第 51 章 / 更漫长旅程的开始	686
第 52 章 / 大爆发	703
第 53 章 / 第三次回顾	725
第 54 章 / 麦考伯先生的事务	731
第 55 章 / 暴风雨	746
第 56 章 / 新伤与旧痕	757
第 57 章 / 即将移居他乡的人	763
第 58 章 / 离乡	773
第 59 章 / 归来	779
第 60 章 / 艾格妮丝	795
第 61 章 / 两个有趣的忏悔者	804
第 62 章 / 我的明灯	816
第 63 章 / 访客	825
第 64 章 / 最后一次回顾	833

损失

傍晚抵达雅茅斯后，我直接到了下榻的旅店。我知道如果那位让所有活人都纷纷让位的贵客还没有光临佩格蒂家，那么客房（我的房间）这阵子很可能会有人住，所以就找了间旅馆，用餐后直接回房。

离开旅馆时已经十点，很多商家都关门了，小镇很冷清。当走到欧玛与裘伦的葬仪社，我发现百叶窗已拉下，不过大门是敞开的。走进门，看到欧玛先生在客厅门口抽烟斗，便问他是否安好。

“哎呀，上帝保佑我！”欧玛先生说，“你好吗？请坐——希望你介意我抽烟？”

“不介意，”我说，“只要是别人抽，我还挺喜欢的。”

“什么？那你自己不喜欢抽吗？”欧玛先生笑答道，“这样比较好，先生。年轻人别养成这个坏习惯。请坐请坐。我自己抽呢，是为了治哮喘。”

欧玛先生挪动了一下空位，并放了张椅子。他再次坐下时上气不接下气，仿佛在吸氧气一样地吸着烟斗，好像如果不这么做，他就会一命呜呼似的。

“很遗憾听到巴基斯先生的坏消息。”我说。

欧玛先生神色不改地看着我，并摇摇头。

“你知道他今晚的状况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这正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啊，先生，”欧玛先生回答，“因为这问题太敏感了，这就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坏处啊。如果有人生病，我们就不能问他们状况如何。”

我从没想过这种问题，不过刚才走进门时，听到以前的老音调就明白了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深表理解地附和着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，你懂的，”欧玛先生点点头，“我们不可以问。如果说‘欧玛与裴伦捎来问候，您今天早上觉得身体如何？’——或者说‘今天下午，要看情况。’那上帝保佑啊，大多数人听了可能就吓到无法康复啰。”

欧玛先生和我互相点点头，然后他得仰仗烟斗的帮忙才能喘过气来。

“就是这样，我们做这一行的想表达关心都没办法。”欧玛先生说，“就拿我自己来说，我认识巴基斯不是短短一年而已，这四十年他每次经过店门口，都会跟他打招呼，但就是不能去问他：‘状况如何？’”

感觉这对欧玛先生来说一定很难熬，我也这么告诉他。

“希望自己不比别人更自私自利。”欧玛先生说，“看看我！我随时都可能一命呜呼，据了解，这种情况下还只顾私利是不太可能的。我说啊，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气说断就断，真要断的时候就像一对风箱被划破，这种时候要自私自利是不太可能，尤其还是个当外公的人。”

我说：“一点也不会。”

“也不是在抱怨自己的工作，”欧玛先生说，“不是这样的。做哪一行都一样有好有坏。只希望，大家的意志都能坚强一点。”

欧玛先生露出心满意足、和善亲切的神情，静静地抽了几口烟斗之后，继续他刚才说的第一点：“所以我们如果想知道巴基斯的状况，就只能问艾蜜莉了。她知道我们是真正关心，就好像羔羊一样，所以她不会怀疑，问了也不会惊动她。其实米妮和裴伦刚刚才去那里——艾蜜莉下班后会去帮阿姨——想问他状况如何。如果你愿意等他们回来，他们会向你报告详细状况的。你要喝点什么吗？来点柠檬汁甜酒兑水？我自己抽烟都要配这个。”欧玛先生端起酒杯：“因为听说可以润喉，呼吸困难都要靠这纾解啊。不过，上帝保佑，”欧玛先生沙哑地说，“有问题的不是呼吸道啊！我跟我女儿米妮说：‘只要给我足够的气，那我自己就能找到呼吸的通道，亲爱的。’”

他真的没有多余的气可以喘了，看到他大笑，我好担心。等到他可以继

续说话时，我才谢绝好意，说在晚餐时已小酌过了，不过既然他好心邀请我留下来等他的女儿和女婿回来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并询问了小艾蜜莉的近况。

“嗯，先生，”欧玛先生移开烟斗揉揉下巴说，“说真的，她结婚的时候，我会很高兴的。”

“怎么说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哎呀，她现在心还不定，”欧玛先生说，“不是说她不像以前那么漂亮了，因为她是比之前更漂亮——这我跟你保证，真的比以前更漂亮了；也不是说她没有以前那么认真工作，因为她还是一样认真。以前抵得过六个人，现在也抵得过六个人。但不知道怎么了，她就是心不在焉。如果你懂我的意思，”欧玛先生又揉了揉下巴，抽了口烟，“大致上可以用这句话来表示：‘用力拉、努力拉、一起拉，伙伴们，万岁！’我跟你讲啊，大致上来说——我觉得这就是艾蜜莉欠缺的。”

欧玛先生的表情和举止是那么的认真，我认真地点点头，表示明白他的意思。

我这么快就听懂他的意思，他好像很高兴，便继续说：“嗯，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她心还不定，你懂吧？我们下班后也聊了很多，就她舅舅跟我，还有她未婚夫跟我。我认为她的心还没定下来。你一定还记得小艾蜜莉特别重感情啊。”欧玛先生轻轻摇头：“俗话说：‘朽木不可雕也。’嗯，这点我是不太清楚啦，倒觉得早点开始雕是有可能的。她把那艘旧船当家了，先生，什么东西都比不过那些石子跟大理石。”

“相信她是这样没错！”我说。

“看到那个美人儿这么黏她舅舅，”欧玛先生说，“看她跟在他身边的样子，一天比一天紧，一天比一天亲，真是好一幅景象。不过啊，你也知道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内心可是会很煎熬啊。没必要的话，干吗要拖那么久呢？”

我专心地倾听，这个老好人所说的，全心全意地默默赞同。

“所以啊，我就跟他们说，”欧玛先生用很轻松自在的语气说，“哎

呀，一点也不要考虑艾蜜莉的学徒期还没结束。这让你们自己决定。她的贡献多得超出预期，学习速度也快得出乎预料。欧玛和裘伦可以把剩下时间一笔勾销，如果你想，那她就自由了。要是她结婚之后想要一点其他的安排，例如说在家替我们接一点工作啦，那很好。如果她不想，也没关系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不吃亏。’因为啊，你想想看，”欧玛先生用烟斗碰了我，“像我这样喘不过气，又做人家外公的，会跟她那样的蓝眼美女斤斤计较吗？”

“我相信绝对不会。”我说。

“绝对不会！你说得没错！”欧玛先生说，“嗯，先生，她的表哥——你认识她要嫁的那个表哥吧？”

“噢，认识，”我回答，“我跟他很熟。”

“当然当然，”欧玛先生说，“嗯，先生！她的表哥工作应该做得还不错，有点积蓄，他很有男子气概地跟我道谢——我要说，他的举止让我整个对他赞誉有加——然后租了一间你我看了都觉得舒适的小房子，现在正在装修，里头干净整齐，应有尽有，就像个娃娃屋。要不是可怜的巴基斯病情恶化，他们可能早就结为连理，但因为情况有所改变就延期了。”

“那艾蜜莉呢，欧玛先生？”我问道，“她心比较定了吗？”

“这个嘛，你也知道，”他又揉了揉双下巴说，“这自然是无法预期的。可以说，遇到变化和分离这种事，对她来说，同时近在咫尺也远在天边。要是巴基斯就这样走了，那就不会拖太久，但他的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。总之，这种事情很难说，你懂吧？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我说。

“所以，”欧玛先生继续说，“艾蜜莉还是有点沮丧，心还在飘。或许整体看来，她情况比之前更严重了。每一天，她似乎都越来越黏她舅舅，也越来越不想跟我们大家分开。我说句关心的话都会让她泪流满面。要是你看到她跟米妮的小女孩玩的样子，那肯定永远都忘不了。我的天哪！”欧玛先生想了一下说，“她多么爱那个孩子！”

我觉得现在机会正好，趁他女儿和女婿还没回来打断我们谈话之前，突

然想起要问欧玛先生是否知道玛莎的情况。

“啊！”他摇摇头，沮丧地回答道，“不好。不管你怎么听说的，这真是很伤心的故事啊，先生。从没想过那女孩会做这种错事。也不想在我女儿米妮面前提起——因为她会立刻让我别说——我也从没提起过。我们俩对这件事一字也不提。”

欧玛先生早我一步听见他女儿的脚步声，用他的烟斗碰了我，眨了一眼以示警告。米妮与夫婿立刻就走了进来。

他们说巴基斯先生“情况真是糟到不能再糟了”，他已经几乎没有意识，齐利普先生刚刚离开前难过地在厨房说，就算把内科医师学院、外科医师学院、药剂师公会的所有人都叫来，也帮不了他。齐利普先生说，内、外科医师来也是回天乏术，而药剂师只会毒死他。

听到这里，并得知佩格蒂先生也在那里，我决定立刻过去一趟。我向欧玛先生、裘伦夫妇道晚安，心情沉重地向佩格蒂家前进，觉得巴基斯先生是个全然不同的人了。

我轻敲了门，应门的佩格蒂先生看到我，并没有我预期的惊讶。后来佩格蒂下楼时，也是一样，之后一直如此。我想，在等待那个可怕的变化到来时，其他的改变、意外都显得无关紧要。

我与佩格蒂先生握手，走到厨房，他轻轻地关上门。小艾蜜莉坐在壁炉边，手捂着脸，汉姆就站在她身旁。

我们全都轻声说话，停顿时仔细听着楼上有没有任何声响。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想到，但现在想起来，巴基斯先生不在厨房的感觉好奇怪！

“你特地过来真是太好了，大卫少爷。”佩格蒂先生说。

“特别好。”汉姆说。

“艾蜜莉，亲爱的，”佩格蒂先生说道，“快看啊！大卫少爷来了！怎么啦，开心点啊，美人儿！不跟大卫少爷说说话吗？”

我看到她不停颤抖。碰到她的时候，也能感受得到她的手好冰冷，唯一有生气的迹象只有从我手里抽回去的那一刻。接着，她悄悄起身走到舅舅身

旁，低头倚着他的胸膛，没出声，依然颤抖着。

“她心太软了，”佩格蒂先生用他的粗糙大手摸了她的秀发，“难以承受这种伤心事。年轻人就是这样，大卫少爷，因为还涉世未深，没遇过这些考验，就像我旁边这只小鸟一样会怕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她抓得更紧，但没有抬头，也不发一语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亲爱的，”佩格蒂先生说，“汉姆来这里带你回家了。好了！跟另一个软心肠的人回家吧！怎么啦，艾蜜莉？啊，我的美人儿？”

我听见她的声音，但佩格蒂先生好像听见了，低下头说：“让你在这里陪舅舅？哎呀，用不着问我！想陪舅舅啊，小乖？可是你老公都特地来接你回家了啊！看你这样的小姑娘窝在我这受过风吹雨打的家伙身边，”佩格蒂先生无比骄傲地看着我和汉姆说，“人家看到肯定会觉得海里再多盐，也没有她对舅舅的爱来得多——傻宝贝艾蜜莉！”

“艾蜜莉这样是对的，大卫少爷！”汉姆说，“不然这样吧！既然艾蜜莉想留下来，也在你身边怕成这样，就让她留到早上，我也留下来陪你们！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”佩格蒂先生说，“你不可以这样。你是结了婚的人——差不多算结婚了——不能这样整天不去工作赚钱。你也不可能边留在这里边工作，这是不行的。回家休息吧，不用担心艾蜜莉没人照顾，我知道。”

汉姆被说服之后，拿了帽子就要告辞。就连他吻她的时候——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接近她，但觉得他天生就有绅士那般高尚的灵魂——她似乎倚她舅舅更紧，想躲避自己所选择的丈夫。他离开后，我关上门，以免打扰室内的宁静，回来时，看见佩格蒂先生还在跟艾蜜莉说话。

“好了，我要上去跟你阿姨说大卫少爷来了，这会让她开心一点，”他说，“你坐在壁炉边等，暖暖这双冷死人的手。不用怕，不要想那么多。什么？你要跟我上去？——好吧！跟我一起走，来吧！要是她舅舅被人赶出家门，逼得要躺在水沟里，大卫少爷，”佩格蒂先生跟刚刚一样自豪，“我相信她会立刻跟我一起去！不过很快就会有别人了——很快就有别人照顾你了，艾蜜莉！”

后来上楼时，经过我之前那个小房间，里头一片漆黑，我有个模糊的印象，觉得艾蜜莉就躺在里头的地板上。不过到底真的是她，或者我误将房内的影子当成是她，现在已经不晓得了。

待在厨房壁炉前，想着漂亮的小艾蜜莉惧怕死亡的事情，加上欧玛先生告诉我的话，我觉得这就是她这么不像平时样子的原因了。在佩格蒂下楼之前，我坐着数时钟的滴答声，更加深身旁的肃穆寂寥，甚至让自己更宽容地看待她的这种脆弱。佩格蒂抱住我，不断祝福、感谢我让她在悲痛中感到欣慰（这是她说的）。接着她请我上楼，呜咽着说巴基斯先生一直都很喜欢、欣赏我，在不省人事前也经常提起。她相信，如果世上有东西能够让他打起精神，那他清醒后看到我一定会非常高兴。

我见到巴基斯先生的时候，觉得他清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他的肩膀和头部在床外面，姿势非常不舒服，半靠在那个带给他许多痛苦和麻烦的箱子上。听说自从无法再爬下床取箱子，也无法像从前那样用神圣手杖保证它的安全以后，他就要求将箱子放到床边，日日夜夜地抱着它。现在他的一只手臂就放在箱子上。时光与尘世从他身下悄悄溜走，唯独箱子仍存在着；而他最后发出的几个字，就是用解释的口吻说：“旧衣服！”

“巴基斯，亲爱的！”佩格蒂努力打起精神说，并弯腰靠向他。佩格蒂先生跟我站在床尾。“我最爱的孩子来看你了，就是大卫少爷替我们牵线的啊，巴基斯！他替你传话的，记得吗？要不要跟大卫少爷说说话？”

他的状况就跟箱子唯一能表现出的一样，毫无声息，毫无知觉。

“他要跟潮水去了。”佩格蒂先生捂着嘴对我说。

我的双眼一片模糊，佩格蒂先生也是。但我低声重复问道：“跟潮水去了？”

“海边的人不会死，”佩格蒂先生说，“只有在潮水退去之后才会跟着去。除非涨潮，海边的人也不会出生——要真正涨潮才能确实出生。他要跟潮水去了。潮在三点半退，会有半小时的平潮。要是他撑过这波涨潮，就能撑到下次退潮，再跟着潮水去。”

我们都待在那看顾着他，好久好久——好几个小时过去。在他不省人事的情况下，我的在场对他有何影响，我不知道，但他终于开始有气无力地说话时，确实呢喃着以前载我到学校的事情。

“他有点清醒了。”佩格蒂说。

佩格蒂先生碰了我，非常敬畏地低声说：“他快要跟潮水去了。”

“巴基斯，亲爱的！”佩格蒂说。

“C. P. 巴基斯，”他虚弱地说，“世界上没有比你更好的女人了！”

“快看！大卫少爷来看你了！”他张开眼后，佩格蒂说。

他试着伸出手时，我问他认不认得我，他面带微笑，清楚地对我说：“巴基斯愿意！”

这时正好退潮，他就跟潮水走了。

更大的苦恼

佩格蒂恳求我留下来，没多加考虑我就决定再留几天，陪可怜的车夫走完回布朗德史东的最后一程。佩格蒂很久以前就存钱买下了老教堂墓园里“她的宝贝女孩”（她总这样称呼母亲）附近的一小块地，作为与丈夫的长眠之处。

能够陪伴佩格蒂，尽我所能地帮助她（顶多就那么一点事），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高兴。我当时心怀感激，直至现在也一样，很开心自己能够帮上忙。不过最让我感到心满意足的，恐怕是因为与他们的私交以及职业性质，而接下负责执行巴基斯先生遗嘱并解释其内容的这项大任。

我建议他们应该在木箱里找一找遗嘱，所以这可以算是我的功劳。找了一下子，果然在箱子里找到了，就放在一个马粮袋底下。袋里除了草料，还有一只带表链和坠子的金表（就是巴基斯先生在婚礼上戴的那只，那天之前或之后都没有人看过）、一个形状像腿的银制烟草塞棒、一颗假柠檬里装满迷你杯子跟碟子（觉得这应该是巴基斯先生在我小时候买来要送我的，结果发现自己与它们难分难舍）、八十七个半基尼（全都是基尼与半基尼硬币）、两百一十镑的崭新纸钞、英格兰银行的一些股票收据、一块老旧的马蹄铁、一枚假先令、一块樟脑和一个牡蛎壳。从牡蛎外壳抛光、里头闪烁五颜六色的情况看来，我推断巴基斯先生对珍珠仅有一些模糊概念，从来没有完全搞懂真正的意思。

好几年来，巴基斯每一天、每一趟旅程都必定带着这个箱子。他还编了一个故事，觉得这样比较不会引起别人注意，他说这是“布莱克鲍伊先生请巴基斯代为保管，直到前来领走为止”的物品。他还刻意将这句话写在盖子

上，不过现在已经难以辨识了。

我发现，这些年来他积蓄颇丰，财产加总达近三千英镑。其中一千英镑每年的利息他赠给佩格蒂先生；若佩格蒂先生身故，一千英镑本金将由佩格蒂、小艾蜜莉和我平分；若我们之中有人过世，那就由尚存者平分。他过世后的其他财产都赠与继承人佩格蒂，她也是最终遗嘱的唯一执行人。

我郑重其事地大声朗读这份文件，将各项条款不厌其烦地解释给相关人士听，自认为很有代诉人的风范。我开始觉得律师公会的工作比自己原本以为的还重要许多。我用最审慎的态度检视遗嘱，宣布它在各方面都完全合法，并且在旁边空白处用铅笔做记号，觉得自己懂这么多还真是挺了不起的。

处理着遗嘱这件难事，替佩格蒂算清楚她名下继承的所有财产，有条不紊地安排好所有事宜，以及在每一阶段给她建议和想法，这让我们两人都很高兴。葬礼之前的一星期就这么过去；这期间并没有见到小艾蜜莉，但他们跟我说再过两周她就要低调地举行婚礼。

如果可以，冒昧地说，我并没有照名分参加葬礼，意思是，没有穿黑色大衣和飘带吓跑鸟儿。但一大清早就步行到布朗德史东，棺材运到时就已经在墓园等，队伍中只有佩格蒂和她哥哥。疯癫的男子从我旧房间的小窗户向外探；齐利普医生的宝宝靠在保姆肩上摆动他沉重的头，对着神职人员转动着眼珠；欧玛先生在远处气喘吁吁。此外就没有别人了，葬礼十分安静。结束后，我们在墓园散步了一个小时，拔母亲坟上新长的杂草。

写到这里，突然一阵惧怕；有朵乌云低降到远处的镇上，那个我曾独自散步回忆儿时的地方。不敢靠近，不敢去想那个难忘的夜晚接下来要发生的事。如果我继续写，那事情必定会再次上演。

那件事并不会因为我现在提笔写下而变得更糟，也不会因为不愿意而停笔不写就变得好转。事已至此，覆水难收，没有什么事能够改变得了。

我的老保姆隔天要跟我一起去伦敦处理遗嘱的事。小艾蜜莉那天早上在欧玛先生的店里工作。我们约定当天晚上要在老船屋碰面，汉姆下班后会带小艾蜜莉一起过来。我打算悠闲地走回雅茅斯。佩格蒂兄妹俩怎么来的就怎